

李靖 著

四十年家國

下



啼血銅城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靖 著

四十年 家園

下

啼血銅城

本书入选浙江省委宣传部
杭州市委宣传部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重点项目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年家国 / 李靖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39-4661-6

I. ①四…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8703 号

责任编辑 余文军

装帧设计 一 知 徐康亮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四十年家国(全两册)

李靖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776 千字

印张 46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61-6

定价 9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乱世江南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8
第五章	45
第六章	64
第七章	75
第八章	92
第九章	117
第十章	140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62
第十三章	178
第十四章	194

第二卷 血雨腥风

第一章	207
第二章	230
第三章	252

第四章	265
第五章	272
第六章	301
第七章	325
第八章	335
第九章	338
第十章	365
第十一章	375
第十二章	385
第十三章	403
第十四章	409

第三卷 啼血铜城

第一章	417
第二章	431
第三章	446
第四章	455
第五章	474
第六章	487
第七章	497
第八章	516
第九章	544
第十章	559
第十一章	564
第十二章	588
第十三章	601
第十四章	619
第十五章	637

第十六章	653
第十七章	659
第十八章	679
第十九章	701
第二十章	706
第二十一章	715
尾 声	721
后 记	723

第三卷
啼血铜城



第一章

善昌半个月前接到天泽的信，信中说他不日将携未婚妻回家。接到这封信，善昌和春妹喜得一宿未睡。今年这个年，我们要好好热闹热闹。春妹说，你讲我们儿子，我们这么盼他、想他、心疼他，他晓得不晓得？

善昌说，屋檐水滴滴下，人都这么过来的。

话是这么讲，春妹还是不满：回国不先回家，倒先要到南京老丈人家去，如果他不到南京去，现在该到家了吧。真是娘待儿，路样长；儿对娘，箸样短。天下世界，只有爷娘待儿女的，绝没有儿女待爷娘的。

不急。冬至不出年前。善昌宽慰：你急也急不来。

春妹说一定是儿媳妇出的主意。儿媳妇不晓得漂亮不漂亮。善昌说我儿子看中的，能不漂亮？春妹笑着说，是啊，我儿是什么人？我儿是出过国留过洋的，眼界不是一般的。又说亲家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以后，是我们去看亲家呢，还是亲家来看我们？善昌说哪个看哪个还不一样？春妹说那不一样。他是大学教授，如我们先去看他，倒好像我们去攀附他。善昌说他们有学问的人，没你这么小心眼。

他们有学问，我们家天泽就没学问？年轻轻的就名扬四海，要真讲起来，还是他们家女儿高攀了我们家天泽。

也不像你讲的名扬四海。善昌说，不过年轻轻的，有如此建树，也实属难得。

那是因为我聪明，儿子像我。要像你，人家背后叫你什么？春妹故意问。

人家叫我呆大。善昌毫不避讳，笑着逗她，呆男人讨巧媳妇嘛，我朱善昌有福。不过，我先给你打针预防针啊，新媳妇上门，你不好挑人家。

春妹正在兴头上，说你放心，我晓得的。话说完，心里又有些不舒服，心想我



一个婆婆，难道还要去巴结媳妇？便又说：我敢挑人家？人家是大学教授的囡，我是什么？一个戏子的囡。我就不相信，天泽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学问，她能自由恋爱到我们朱家？

人家也是大学生，不比你儿子差的。善昌说。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到鸡啼，才睡过去。善昌醒来，春妹早已起床，张罗着除尘、采买、下帖等事，并嘱咐大先生，儿子屋里的东西全部换上新的，择最好的买。

善昌钻进鸽棚，冲着鸽子们说：咕咕们，我儿子要回来了。我的宝贝儿子要回来了！咕咕们，我跟你们讲，这回我儿子是带着媳妇回来的。咕咕们，你们高兴不高兴？

这些天，下人们心情也放松了，不用担心太太寻事。朱家新近请了个厨师，是个杭州人，会做叫花童鸡、西湖醋鱼等杭帮菜，与铜城人的口味不一样。有一回善昌有些咳嗽，叫他熬一碗佛手粥，端上来一看，就叫端下去。厨师还自以为得意，端上来说铜州人真是相识，这佛手熬粥，白是白，黄是黄。黄白相间，好看，好吃。殊不知这佛手粥是取熬佛手的汁来熬粥，加冰糖，佛手渣是弃之不用的。但太太看得顺眼，硬说他做的菜好吃。只要太太安耽，善昌就随了她去。自己想吃什么，上望江酒楼去吃。

朱家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只等着天泽和他的未婚妻到来了。

这天早上，久不登门的老万慌慌张张上门，手里拿着张报纸，也不与人招呼，一头钻进善昌的鸽棚。春妹心里“咯噔”一下。老乌鸦上门，不会有什么好事。

春妹故意到园里给画眉喂食，留意着鸽棚中的响动。不知老万和老爷说了几句什么话，只见老爷一把夺过老万手中的报纸，摊开看，看着看着，报纸从善昌手中滑落，站着发呆。

她心里一惊，奔过去问：老爷，是不是儿子有什么消息？善昌没回答。老万过去安慰她说不要急，天泽不会有事的。

春妹已经从他们的语气神情中证实了她的担心，她猛地甩开老万的手，叫：乌鸦上门，还会有什么好事！

善昌一言不发，慢慢走出鸽棚，自言自语着：南京沦陷，南京沦陷。

我们儿子怎么办？春妹惊恐地问老万。老万看看善昌，不敢回答。善昌说想必是逃不出了。



春妹看看老爷，又看看老万，忽破口大骂：你这个牛玄郎，见不得我们好，也用不着编这样的大头天话来吓我们。我晓得，你们公婆俩一日到夜就巴望我们家倒灶。要听你们两公婆的话，盐生虫！

大先生闻言，低声说：老爷，我听说衣天下绸缎庄在南京有分号，我去讨信一下？太太听见，一步跳到大先生面前，推他：你快去，快去！

太太在门厅前转来转去候大先生。大先生一进门，忙赶上去问：如何？大先生叹口气，摇摇头说，衣天下的老板说他们分号早一个月前就撤回来了，只留一个小伙计，也不晓得怎么样了，没一点音信。

这之后的每一天，对朱家来说都是度日如年。每日清晨，老奎按老爷吩咐，买回当日的《东南战报》。善昌边看报纸边喝茶。太太便会过去，问有没有消息。坏消息倒是天天有，就是没有儿子的消息。

二

有关南京的消息越来越多。善昌去茶楼，心境已不同以往，茶吃到嘴里，什么味道都不晓得。茶房晓得朱老板儿子的事，对他说话也是赔着小心，不再像见到财神菩萨那样快活地大声叫唤。

茶客们天天讲的就是南京沦陷，说日军如何杀人，如何强奸妇女。这天，善昌刚跨进茶楼，茶房就迎上去，说楼上一个人从南京逃出来的，大家都在听他讲。善昌撩起长袍，三步并两步上楼。

血洗南京，血洗啊。一个一脸胡须把脸都遮盖了的黑脸汉子说：日本佬攻城那日，城外日本佬的炮弹轰城，那是分分秒秒、不停地轰啊。天上，日本佬的飞机像蝗虫一样地满天飞，呜呜呜叫着，炸弹像下雨一样地扔，整个南京城就是个火海，只看见火光和烟雾，看不见天光。日本佬端着枪，见人就杀，也不管是老人孩子女人。街上到处是血，走几步路，鞋底就被血浆粘住。城郊，死人一层叠一层，堆得像山。日本佬在南京挖了很多大坑，成千上万的国军士兵被机关枪一排排地射死，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到长江边，被日本佬用机关枪扫死在江边，扔进长江，那么大的一条江啊，水都是血红的。我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我家里人全被杀光了。壮汉说着双手蒙面，号啕大哭。茶客们听呆了，一言不发，只看着壮汉哭。

屠城，屠城啊！善昌突然大叫。当年清兵攻进铜城，屠城三日，不过是杀了几百人。这日本佬，不是人！是畜生！畜生不如！



茶客们愤愤地说：善恶有报，日本佬迟早遭恶报。

有人轻声问：日本佬会不会打到铜城来？

茶楼里瞬间安静下来，接着是长时间的无语。茶客们一个个忧心忡忡。

善昌怀着一腔愤怒从茶楼回家，憋不住，拍着桌子大骂日本佬。把汉子的话回家说了遍。太太捂着耳朵，尖叫：不要和我讲这些！我晓得你想叫我早点死。我死了你好再讨个小老婆，把张夫人李夫人的统统接回家。

善昌晓得她这是怕的，安慰她说不要再讲什么夫人，就是拿座金山来换你，我都不换。要在往常，春妹一定是眉开眼笑的，可这时，她笑不起来。这边没出气孔，她又迁怒于未过门的儿媳妇，说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我看就是自由乱爱。天泽如果从上海直接回家，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女的叫什么希琴，我看就是个索命鬼，天泽命里的克星，扫帚星，没过门就这样，要过了门，朱家的产业都要败在她手里……太太越说越气，什么话都骂了出来。善昌听不下去，说：你要骂就骂日本佬，你骂儿媳妇做甚？

太太说：日本佬？要是让我撞着日本佬，一刀捅死他。

东家着急，老奎心里也急，天泽可以说是他背大的。以前太太带儿子上街，身后总是跟着老奎，天泽骑在他的脖子上，抱着他的头，晃荡着一双小腿，或是趴在他背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日久生情，老奎虽是个下人，可是在心里，他是把天泽当儿子一样亲的。那年，老奎送天泽去天津读书，放下行李，替少爷安顿好后，竟舍不得离去。天泽倒是洒脱，挥挥手，说声奎叔再见。几年来，有时闲下来，他会想起天泽，脑海里尽是天泽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的情景。

老奎说老爷，我到南京去看看。太太一听，忙接口：那你就吃力一趟。善昌说去不得，南京日日在杀人，听说杭州、上海都沦陷了，这时候叫老奎去南京，叫他去送死？

老奎说我活泛点，不会有事的。

去不得，我讲去不得就去不得。善昌坚决反对。

几个月过去，春妹人瘦得几乎脱了形。吃饭没胃口，夜里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大鼓一样地敲，越睡越清醒，一次次地起床、睡下，起床、复睡下，一夜折腾到天亮。

从来不信佛的春妹开始信佛了，她到西华寺去请佛，又不知该请哪尊佛。大雄宝殿里，当家尼姑站在西方三圣前，手执法器，眼睑低垂，“笃笃笃”地敲着木鱼。底下五六个小尼姑和七八个居士站着诵经。沈夫人也在居士中。只是沈夫人没

看见她，春妹只好等在大殿门口，心里急，时不时地探头朝里看。沈夫人身子稍动，她即朝沈夫人急急招手。沈夫人见是太太，意外地一怔，随即掉过头，继续诵经，心却散了，想朱家太太是从来不礼佛的，今日急吼吼赶来，不会是家里出事？沈夫人心猛地一跳。待做完功课，她引太太来到寮房，寮房里仅一床一桌，这是沈夫人修行的歇息处。

沈夫人给她倒杯白开水，叫她慢慢说。太太就说了儿子的事，向沈夫人请教如何念经。沈夫人说你还是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吧。说着起身从桌上一叠经书里取出本经书。太太说我不识字，你教我几句，简单点的，只要能保佑儿子就行。那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沈夫人说。虽是持一名号，却能灭大千世界无边之苦、无妄之灾。但是念这一名号也是有讲究的。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时时处处可念，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时，则须是毕恭毕敬。

太太从包里抓出一把钱，说买个菩萨回去。沈夫人说好，请个菩萨回去。春妹一愣，忙说那就请沈夫人帮帮忙，赶快替我请一尊开过光的观音菩萨回去，再请些香烛回去。

回家后，春妹叫庆娘辟出间屋做经堂。按沈夫人所说，除供奉果品外，每日清晨，在观音菩萨前换上杯新水，点上一炷清香，礼拜，端坐，颂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只在此时，心才略略安稳一些。

春妹念经后，成了佛教徒，对下人不像以前那样苛刻，手也松了许多。凡有讨饭的上门，必是热菜热饭相待。庆娘说给些冷饭头就行了。春妹说我看见这些人就会想到天泽，若是天泽沦落街头，我心里总希望有人也会热饭热菜待他。说着话，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三

这天清晨，大先生一打开大门，“咚”地一下，栽进个人来，倒在地上。细看，吓一大跳，竟是天泽。大先生回头大呼：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一家人疾奔而出。太太搂着儿子。此时的天泽已气息奄奄。西装衣襟上是一块块板结的血迹，黑皮鞋上也是血污，蓬乱的长发盖了半个脸，一张脸焦焦黄，脸上胡须又盖了一嘴，往日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此时黯淡无光。太太心痛得如刀绞割。天泽也看着母亲，许久，他嘴动了动，是叫妈。儿子——春妹搂着儿子号啕大哭。





希琴一家本来早就可以离开南京的，就是为了等天泽。天泽在信上说要迟到两天。

南京城里能走的都走了。程希琴叫大哥带着父母先走，她一个人留下来等天泽。哥哥哪里肯？

终于等到了天泽。希琴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南京眼看是守不住了。天泽说，其实日本人没说的那么可怕。我在日本待过一年多，我对日本人比较了解，不用逃的。

程教授是教土木工程的，手头一份图纸设计接近完工，本也不想走，听天泽这一说，也说：要走你们走。我不相信，日本人连教授也杀。正好，你们陪天泽在南京玩两天，我把图纸做完。如此又耽搁几天。

这天大哥匆匆回家，说赶快走！马上走。

一家人坐车出城门不久，迎面遭遇一队日军。日军端着枪伊里哇啦一阵叫喊。天泽下车，用日语回话：你们好，车上坐的是中央大学的教授。

日军走到车门口，用刺刀指着车里人哇哇叫。天泽说伯父，他们请你们下车。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大哥探头看看窗外，按住父亲，说你们别动，我下去。说着一脚下地，另一只脚还在车上，只听得砰砰两声，大哥身子晃了晃，顺着车身缓缓滑倒在地。胸前，血如泉涌；身后，鲜血沿轿车门汨汨淌下。天泽大惊。他看看日军，又看看倒地的希民，不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大哥——希琴哭叫着冲出轿车抱住哥哥。天泽回过神，也叫着：大哥！大哥！大哥握住天泽的手，吃力地说：妹妹和……父母……托付……给你了……

天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会点头。儿子——我的儿子！程夫人长号着扑下车，昏倒在车门口。程教授猛地抱住夫人，下车怒斥：你们这群法西斯！强盗——十几个日军同时举枪。程教授闪身挡住妻子。程教授浑身被子弹打成了血筛子，程夫人也身中数枪。

希琴惨叫着扑向父母亲，抓住母亲双手，哭叫：妈，你不能死，不能死。程夫人此时已说不出话，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看看女儿，又看着天泽，泪水无声地淌下。天泽此时已肝胆俱裂，他抱住未婚妻，说母亲放心，我会保护好希琴。天泽的话刚落音，程夫人身子一软，手松开了。

希琴呆呆地看着父母亲，不哭也不叫，失神一般。

日本兵叫着“约希”，下流地笑着上来拖希琴。天泽紧紧地抱着希琴，用日语央求：她是我的未婚妻，她是我的未婚妻。日军推开他，用刺刀挡住他。天泽死死

地抓住希琴，希琴也死死地抓住他。这时，几个日本兵用枪托在天泽头上、身上一阵暴打……

天泽醒来时，四周是一批又一批逃生的难民。他们挑着箩筐，扶老携幼。一天时间里，他失去四位亲人。他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希琴。天泽擦拭着希琴身上的污秽，一遍又一遍。

逃难的人看着，无不掩泪而泣。他们催他快逃，说日本兵马上到了。这些亲人都是因为他而死的。要是早两天撤出南京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天泽后悔得只恨不得一头撞死。希琴不在了，他还怕什么死？死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只求速死，好追上希琴。

他掏出钱，请求逃难的人替他掩埋亲人。可是逃难的人一拨又一拨地过去，没人肯停下脚步。天泽站在路边，不停地作揖，请求帮忙。终于有一家人停下了。这家有八口人，看上去像是三代人，爷爷奶奶，三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一双孙子。这家人停下，低声商量一番，答应替他埋。说是因为两个孙子饿得走不动了，他们身上却没一个铜板。天泽拿出车上的牛奶、面包给他们吃。又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说车里的钱财都被日本鬼子抢光了，只剩下我身上这点钱了，这些钱你们拿着，请你们帮我把我的亲人埋了。

都给我们？那人不信。

都拿去。天泽说，只要给我留下那袋棉种就行。

那人欣喜若狂，捧着钱朝父亲说爹，我们有钱了。我们有钱了。老父亲说这么多钱，我们不能收。老母亲看天泽这个样子，说人死如灯灭。孩子，想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条路。

这活今天做不完，不如你和我们一起找个地方先住下。老伯用拐杖指着三个儿子对天泽说：这是我的三个儿子，你放心，他们一定把这事办好。

老伯在附近寻到一间屋子，叫天泽和他一家人暂且住下。第二日，老伯带着三个儿子去附近镇上买棺材，棺材倒是有，只是店老板逃走了，镇上所有的人都逃走了。老伯留下棺材钱，和儿子从棺材店里抬回四口棺材，挖坟、落葬。

天泽从墓地回来，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发高烧，讲胡话。老伯为他请了郎中，伯母为他煎药、熬米汤。房东是在扬子江里打鱼的，带着一家人撑着船往长江下游去了。天泽催他们快走，不用管他。可是伯母不忍心扔下他，说他还病着，没人照看，凶多吉少。老伯也说他们不能扔下恩人不管。天泽说你们才是我的恩人。你们带上钱，快走。





天泽强撑着身体送他们到门口，回身躺回床上，合上眼，安静地等着去见希琴。突然，附近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他大吃一惊，跳起身，踉踉跄跄地冲出去。村前已横尸一片。上百条人命啊。

老伯一家一个都没逃脱。

老伯还有口气。天泽跪倒在他跟前，泪流满面，说是我害了你，害了你们一家。老伯摇头，艰难地说：不怪你，我只恨那帮天杀的日本鬼子！老伯喘息着，催天泽快走。

不用埋我，你看，你埋不过来，逃命要紧。天泽不肯离去。老伯笑了，握着他的手说：有你这份心就够了。快走，我要看着你走。你父母在家等你，快走，你别让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天泽慢慢起身，走两步，回转身，老伯朝他笑了笑，合上了双眼。

瞬间阴阳两隔。天泽如何经得起这个打击。他心里一次次地问上苍，你把人世间的珍宝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我，可你又毁了她，这是为什么？天泽躺在床上，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我害死了希琴一家，我害死了老伯一家。

春妹请纪先生给天泽看病。纪先生看后说朱家少爷得的是心病，非药物所能治。春妹天天燕窝、人参给儿子调养，安慰儿子：这不怪你，要怪怪日本佬。这日本佬，该抽筋剥皮！千刀万剐！

春妹每日早上在院子里对着日头，拎着菜刀斩砧板，嘴里发咒：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斩一刀咒一声，刀刀像是斩日本佬的头。

四

东白茶楼又热闹起来，经常会有外路人出现，这些人来茶楼不为吃茶，只为宣传抗日。老茶客吃吃茶骂骂日本佬，讲些解气的事，或者在茶楼窗口看街头演出。

铜州城乡每日有各种剧团演出，演时装剧、独幕剧等抗日戏，看得人人热血沸腾。李宝卿剧团如今改名抗敌剧团，日日演《古城的怒吼》。善昌看到抗敌剧团就像看到李宝卿，看到李宝卿手抡大刀血淋淋的样子。这一晃，竟是二十多年过去。李宝卿不在了，他的剧团还在，他的精气魂魄还在，他的那股气势还在。

天泽回家，病了大半年，这些日子，能起床了，时常会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人虽还没缓过来，但朱家的气氛终究不一样了。一日下午，春妹看见晓蒙在街头演

《赛金花》，便急着赶到茶楼，拖了善昌去看。

善昌笑呵呵地边看边说好啊，演得好。

好个屁。春妹说，你看看灵清，她演的是什么角色。

赛金花啊！你当我看不懂？善昌说着用手指头指着晓蒙对边上人说，那个演赛金花的是我外孙囡——你踏我作甚？善昌扭头问春妹。

春妹低声问：晓得赛金花是什么人？

京城名妓啊！

你外孙囡街头演婊子！真体面。春妹嘲讽道。

赛金花，好人啊，八国联军打进来时，救过不少老百姓呢。善昌很是不解，说人家这样讲倒也罢了，你是戏班里长大的，如何竟也讲这样的话？

晓蒙就读的铜城女中搬到离城十里外的是园。晓蒙开学头天去第二日回。外公问：你怎么去了一日就回家？学校不开课？晓蒙哭丧着脸没回答。春妹心知有异，只怕善昌多问，抢着说眼前世道这么乱，定准是没开课。善昌说没开课也好，读书是辛苦事。

这天，善昌还睡着，忽被春妹推醒，悄声说：听听，园里什么声音？

善昌侧耳听了下，说人声。说罢复又睡。

天还黑洞洞的，哪来的人声？春妹披衣起床，开窗探望。黑洞洞中一个黑影在园中一圈一圈地跑。春妹从未见过这景象，回身把善昌拉到窗前。善昌看了会儿，哈哈大笑，说是晓蒙！

春妹细辨一会，说果真是晓蒙，她不好好睡觉，这么早起来，发神经。

午后，善昌欲去茶楼，走到大门口时被春妹拖住，春妹说你快去看看，你的宝贝外孙囡没准真的神经了。

善昌随春妹来到园中。只见晓蒙站在太阳下直晒，一身的汗，一张脸晒得绯红。春妹悄声说她已经晒好几日了，她会不会真的脑子出了问题？

善昌大声叫了声：晓蒙！你做什么？

公公，我晒日头。

善昌惊骇，大声问：大热天晒什么日头？

我想晒晒黑。晓蒙回答。

春妹看一眼善昌，说囡妮都是白的漂亮，你为什么要晒黑？

原来学校组织了救护队和担架队。救护队和担架队都不收她，说她细皮嫩